

白色巨塔：电影中的生死、疾苦与救疗



[白色巨塔：电影中的生死、疾苦与救疗_下载链接1](#)

著者:王一方 著

[白色巨塔：电影中的生死、疾苦与救疗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买错了，我以为是日本的那个白色巨塔

kanzhuo bucuo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可见，古人对读书的情有独钟。其实，对于任何人而言，读书最大的好处在于它让求知的人从中获知，让无知的人变得有知。读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和果壳中的宇宙，畅游在粒子、生命和星体的处境中，感受智慧的光泽，犹如攀登高山一样，瞬间眼前呈现出仿佛九叠画屏般的开阔视野。于是，便像李白在诗中所写到的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对于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而言，读书便是最佳的润滑剂。面对苦难，我们苦闷、彷徨、悲伤、绝望，甚至我们低下了曾经高贵骄傲的头。然而我们可否想到过书籍可以给予我们希望和勇气，将慰藉缓缓注入我们干枯的心田，使黑暗的天空再现光芒。读罗曼·罗兰创作、傅雷先生翻译的名人传，让我们从伟人的生涯中汲取生存的力量和战斗的勇气，更让我们明白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式幻想的苦难；唯有克服苦难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当起命运的磨难。读海伦·凯勒一个个真实而感人肺腑的故事，感受遭受不济命运的人所具备的自强不息和从容豁达，从而让我们在并非一帆风顺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勇，做命运真正的主宰者。在书籍的带领下，我们不断磨炼自己的意志，而我们的灵魂也将渐渐充实成熟。读书能够荡涤浮躁的尘埃污秽，过滤出一股沁人心脾的灵新之气，甚至还可以营造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娴静氛围。读陶渊明的饮酒诗，体会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那种置身闹市却人静如深潭的境界，感悟作者高深、清高背后所具有的定力和毅力。读世界经典名著巴黎圣母院，让我们看到如此丑陋的卡西莫多却能够拥有善良美丽的心灵、淳朴真诚的品质、平静从容的气质和不卑不亢的风度，他的内心在时间的见证下折射出耀人的光彩，使我们在寻觅美的真谛的同时去追求心灵的高尚与纯洁。读王蒙的宽容的哲学、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以及古人流传于世的名言警句，这些都能使我们拥有诚实舍弃虚伪，拥有充实舍弃空虚，拥有踏实舍弃浮躁，平静而坦然地度过每一个晨曦每一个黄昏。

买了白色巨塔电影中的生死、疾苦与救疗一点都不后悔，很喜欢王一方，书是绝对正版的，纸张都非常好！现代医学犹如一座白色巨塔，巍峨而幽深，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与健康、疾苦与救疗，长寿与死亡都与这座巨塔里的某一项前沿的发明与发现、某一位专家的德行与技艺息息相关，让我们随着电影镜头迈进这座神秘的白塔吧！作者早年是一位爱看电影的医学生、住院医师，如今，他试图将电影作为医学人文的巧克力分享给大家，期待通过电影重新发现医学，理解医学，反思医学，洞悉这个神圣职业的真谛与归依。白色巨塔电影中的生死、疾苦与救疗仔细品鉴了数十部极富人文关怀的医学题材的经典影片，如入殓师、深海长眠、我的左脚、第七封印、野草莓

作为医学院学生影视欣赏或伦理学课程影视教学辅助参考资料的有益辅助。
电影叙事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在前现代，生命的经纬有一套既定的道德体系来整饬，而现代伦理则是个体化的，依据个人的心性来编织属己的生命经纬。于是，故事就多了起来。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够讲自己的故事，所以，看电影的人也就多了。在电影叙事中，与伦理交集最多的，莫过于医学主题电影。
在《白色巨塔：电影中的生死、疾苦与救疗》一书中，王一方依据当代的电影谱系，把医学主题电影细分为瘟疫主题、精神病（疯人院）主题、恶疾（结核病、癌症、艾滋病）主题、死亡与解脱主题、医生传记片、生命未来（克隆、机器人）的忧虑图景、残障

（超越与奇迹）主题，并加入深入剖析。当然，并非以医院为电影场景、以医生为故事主角的影片都是医学主题电影，没有鲜明的医学伦理叙事的影片并不包括在内。在瘟疫主题影片中，一个好的导演，犹如一个叙事思想家，总是能够在隐喻的层面演绎复杂的人性，彰显伦理的张力。毫无疑问，瘟疫意味着死亡与恐惧，当庸常生活的平静为恐惧所笼罩时，人与人彼此之间相互为敌，又相互结盟。他们的信念既可能瞬间崩溃，也可能坚强无比。瘟疫其实是绝境的隐喻，绝境让人们直面生死，展现各种选择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每个人在绝境中抱慰或伸展生命感觉的同时，形成自己的道德自律。瘟疫主题影片通过伦理叙事教人成为自己。恶疾主题影片让病理叙事走向伦理叙事：由生物学的身体（肉身）导向生命的身体（心灵）。如果一个人突然有一天获知自己得了绝症——无论是带有浪漫、虚弱美感的结核，还是流淌着冰冷、肃杀感的癌症，他都会感到恐惧，这种恐惧不仅仅来源于死亡的威胁，还有虚度生命的悔恨。因此，医生要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世俗的官能肉身，还有神圣的生命意志。而病患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各种各样的救疗手段，还亟需忧闷的派遣、心志的抚慰，甚至是灵魂的安顿。如果说，疾病是病患性格失败的隐喻，无力救助是医学不完美的表征，那么，病患能够舒展自爱的心力，医生能担当救赎的职责吗？如果说自由伦理接近于技术工具理性，人民伦理接近于道德价值理性，那么，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技术的“真”与道德的“善”产生了断裂。在空间展开上：技术则具有开放性和前瞻性，以获取足够的利润支持，从而研发更先进的技术；道德则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以获取家园感和安全感，即技术的“利”与道德的“善”产生了断裂。在与本书同名的日本电影《白色巨塔》中，两位男主角财前与里见对待病患的观念完全不同。财前偏向技术理性，认为外科医生要有足够的决断力和想象力，不应该在施救无望的病人身上浪费时间，而里见则着重道德理性，坚持对每个病人都尽到仁慈的义务，他还坚持医学研究无须权力的介入。如果说财前迷失在技术的失乐园，那么里见则耽于道德的乌托邦。如何将两种伦理统一，这又是一个不只属于电影叙事范畴内的伦理问题。在本书中，王一方以医学的视角来剖析电影，通过对生命、疾苦、死亡主题电影的解读，来呈现现代人的生死观、伦理观，其涉及的广度远不止于此，作者对残障主题、中西医结合冲突主题等类型影片的阐释，亦别具一格，发微独见。精神病主题影片恰恰相反，它探讨理性的困境。精神正常与错乱的区分，不完全取决于精神医学的兴起，还有启蒙主义进步观的成因。启蒙理性认为，人类是万物之灵，人类历史是不断克服愚昧，走向智慧的历程，个体精神的发育史是由无知到有知的教化史。然而，精神病主题影片却给这种自负泼下一瓢凉水。这类主题影片的代表作是《飞越疯人院》，在影片中，精神病院成了科层体制的缩影，护士长拉齐德是体制秩序的执行者，主人公麦克墨菲则是反体制化的代言人，他一直在飞越“理性的铁笼”。现代人对理性的推崇，无疑是人类致命的自负。精神病主题影片通过前现代伦理来反思人类的忘乎所以，企图僭越神人之间不可逾越的天堑。

[白色巨塔：电影中的生死、疾苦与救疗_下载链接1](#)

书评

[白色巨塔：电影中的生死、疾苦与救疗_下载链接1](#)